

卷十一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

聖歎外書

序

書名 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順治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改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4
 編號 D8682700

原。去。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於。結。繩。而。其。盛。散。而。為。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為。善。也。禮。者。坊。之。不。為。惡。也。書。者。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為。書。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順治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K3011
001



双紅堂
小説
124(ii)

科3011

山像水傳卷之十一

聖歎外書

第十四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雁

此回篇節至多如清風寨起行是一節對影山遇呂方郭
 盛是一節酒店遇石勇是一節宋江得家書是一節宋江
 奔喪是一節山泊關防嚴密是一節宋江歸家是一節
 讀清風寨起行一節要看他將車數馬數人數通計一遍
 分調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記

讀對影山鬪戟一節要看他忽然變作極耀艷之文甚寫

宋論書

規

少年將軍定當如此。

讀酒店遇石勇一節。要看他寫得石將軍如猛虎當路。直是撩撥不得。只是認得兩位豪傑。其顧盼雄毅。便乃如此。何況身爲豪傑者。其於天下人畜如何也。

讀宋江得家書一節。要看他寫石勇不便將家書出來。又不甚曉得家中事體。偏用筆筆捺住法。寫得宋江大喜。便又敘話飲酒。直待盡情盡致了。然後開出書來。却又不便說書中之事。再寫一句封皮逆封。又寫一句無平安字。皆用極奇拗之筆。

讀宋江奔喪一節。要看他活画出奔喪人來。至如麻鞋句。短棒句。馬句。則又分外妙筆也。

讀水泊一節。要看他設置雄麗。要看他號令精嚴。要看他謹守定規。要看他深謀遠慮。要看他盤詰詳審。要看他開誠布恩。要看他不昵所親之言。要看他不敢慢于遠方之人。皆作者極意之筆。

讀歸家一節。要看他忽然生一張社長作波。却恐疑其單薄。又反生一王社長陪之。可見行文要相形勢也。

當下秦明和黃信兩箇到柵門外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却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箇百姓。休傷一箇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箇

婦人可謂老婆心切。極似寫王矮虎却不知小嘍囉盡把應

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匹牛羊盡數

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車上搬取妻小

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問心細筆文所眾多好漢

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裏來車輛人馬

都到山寨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眾好漢講禮

罷坐於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細將劉

高財物分賞與眾小嘍囉細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

己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

與小弟做箇押寨夫人燕順道與却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

句話說辭令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

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箇

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

身來便道這等淫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為兩段賊官

前後一樣殺法亦此篇之章段也。換燕順者祇恐王矮虎見

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

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

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尚兀自轉過臉來

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

一箇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他久

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眾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叫打掃

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次日花榮請宋江黃信主婚燕順

王矮虎鄭天壽做媒執伐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花
柴出備王英方失夫人秦明便得夫人兩喫了三五日筵席五
七日後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
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衆人
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
住如何迎敵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衆好漢
都道願聞良策宋江道自這南方有箇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
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蓼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
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戲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
馬去那里入駁一段大書宋江倡衆秦明道既然有這箇去處
却是十分好只是没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却

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將金子謝我因

此上殺了閻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

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今日衆人既

前日晁蓋又屬宋江私放以深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

十數輛車子通計把老小并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載

車子上共有三二百匹好馬通計小嘍囉們有不願去的齎發

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間筆却有願去的編入隊裏

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通計宋江教分作三起

下山妙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後支山泊一篇來山上

都收拾得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作光地分爲三

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引着四五十人分三五十騎馬分簇擁

着五七輛車子分老小隊仗先行第一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

匹馬分和這應用車子分作第二起第二後面第三隊字便是

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箇引着四五十匹馬分一二百人分人

一隊有人有馬有車第二隊有馬有車無人第三隊有馬有人

無車。通共只十輛車三二百匹馬三五百人看他寫得錯縱

變化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旗

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

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且說宋江花榮兩箇騎馬在前頭背後

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

箇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一

條大濶驛路兩箇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裏鑼鳴鼓響

為是強賊為是官軍讀至下邦都都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把

不是始信山名對影都有為也

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播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

的軍士催趲後面兩起車馬上來好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宋

江和花榮兩箇引了二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

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盡是紅衣紅甲擁着一箇穿

紅少年壯士橫戟立馬奇文奇格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

試分箇勝敗見箇輪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

馬來也有百十餘人都是白衣白甲也擁着一箇穿白少年壯

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奇文奇格處處皆用散敘此這

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又一只見兩邊紅白旗

搖震地花腔鼓搥那兩箇壯士更不打話各人挺手中戟縱坐

下馬兩箇就中間大濶路上闖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花榮和

宋江兩箇在馬上看了喝采。看他前後兩番喝采，寓意深隱為之一歎。花榮一步步

趨馬向前看時，只見那兩箇壯士闖到深澗裏，這兩枝戟上一

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又一却攬做一團上面

絨絳結住了。那里分折得開。奇花榮在馬上看了，便把馬帶住

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亦是一聯。此

外羅把絨絳搭上箭，拽滿弓，覷着豹尾絨絳較親處，颯的一箭恰好正

聲喝采。前言兩番喝采，寓意深隱者何也。蓋兩戟相交不相上

宋江知花榮知者二百餘人，不得而知也。兩戟之妙，可得而知。然而

宋江花榮馬上喝采，而二百餘人，不得而知。二百餘人，不得而知。然而

高寡和才高無賞，往往如是。不足注也。迨夫花榮一箭分開兩

戟，而二百餘人齊聲喝采，夫二百餘人，即又豈知花榮之內正

鳴呼天下以成功論英雄，又往往如是，亦不足怪也。那兩箇壯

士便不闕。寫兩戟互不相服，却寫一箭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

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

馬上答道：我這箇義兄，乃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

說得。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說得響。願求神箭大

豈以神箭重押司哉。得那兩箇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

金山到玉柱。又一聯。此六字他書亦學用之矣，却不知在此

復雙用入來真。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

兩位壯士道：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箇穿紅的說道：小

人姓呂名方，祖貫潭州人氏，平惜愛學。呂布為人，因此習學這

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溫侯呂方。一箇因販生藥到山

東消折了本錢，不能殼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

且走這箇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原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尊顏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多盛祖貫西川嘉陵人氏差販水銀貨賣黃河裡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又一箇古人兩異名又是一聯。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箇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選來比並戟法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便道既幸相遇就與二位勸和如何兩箇壯士大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齊一箇箇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却是郭

成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箇撞籌入夥驍隊上梁山泊

去投透晁蓋聚義大書宋江倡眾歡天喜地都依允了此二少年上山讀之真有芝蘭

玉樹生於庭塔之樂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

且住非是如此去一路文勢如龍赴海至此忽用中途一變遂令讀者不復知其鱗甲在何處假如

我這裡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里亦有探細的人在

四下里探聽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不是要處等我和

燕順先去報知了後文手書尚足相據豈有今日宋江親在行間而虞山泊之見怪者只是要憑空生出技

節令下文風雨忽變不欲宋江引着一行人直至山寨如僧家所謂行道者然也你們隨後却來還作

三起而行花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程兄

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且不說對影山人馬

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投

梁山泊來在路上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

見道傍邊一箇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

買些酒喫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裏來叫孩

兒們鬆了馬肚帶此看官記都入酒店裏來宋江和燕順先入店

裏來看時只有三副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副只見一副大座

頭上先有一箇在那里占了宋江看那人時裏一頂猪嘴頭巾

腦後兩箇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環上穿一領皂袖衫腰繫一

條白胳膊下面腿絳護膝八搭麻鞋此看官記桌子邊倚着短棒

看官記此一句橫頭上放着箇衣包此看官記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

臉一雙鮮眼沒根鬍鬚怪醜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

當多我兩箇借你裏面坐一坐你叫那箇客人移換那副大座

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喫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

順裏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與伴當一人三碗有肉

便買來先與他眾人喫借宋江愛念眾人為酒保央求換座地

開為得書地看他敘事何等曲却來我這里斟酒酒保又見伴

當們都立滿在壚邊酒保必要換座地也酒保却去看看那箇

公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下央求換座何至便到尋開却先

生情出筆那借這副大座頭與裏面兩箇官人的伴當坐一坐

那漢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箇先來後來甚麼官人

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看他無禮

麼先放一句下宋江道絲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却把燕

順接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寫大漢寫得異

以宋江燕順為即所云脚底下泥者也其安得以酒保又陪小

僕從如雲遂傲豪傑之士耶是冷笑二字之意

心道上下只管叫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

拍着桌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箇明胡怪其

僕從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此亦脚老爺也驚鳥不換高則聲

大頓子拳不認得你你亦脚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

喝道量你這厮敢說甚麼好燕順聽了那里忍耐得住便說道

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

掉了短棒在手裏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讓

得兩箇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脚底下的泥奇峯忽然燕順焦躁

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將去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妙橫身

在裏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讓得那兩箇

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猶言脚底下泥曾宋江道願

聞那兩箇好漢大名那漢道一箇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宋的子

孫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兩箇人中須有賓主反先說宋

江暗暗地點頭妙如畫脚底下又問那一箇是誰那漢道這

一箇又奢遮倫又搖擺一句不忍便說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

時雨呼保義宋公明此等名字與脚底下宋江看了燕順暗笑

妙如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妙如老爺只除了這兩箇此句接

說宋江燕順二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皆所謂宋江道你且

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箇人我却都認得亦復難料你在那

里與他兩箇厮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說三年前在柴大

官人壯上住了四箇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文情虛宋江

道你便要認黑三郎麼那漢道我如今正要去尋他緊宋江問
 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
 去尋他緊宋江聽了大喜四字妙絕既已寄書偏不明白便頓
 出許多節次來。大喜字與一篇痛
 哭字擊則成交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
 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便令小弟得遇
 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
 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看他問得對針對得
 偏不對針頓挫入妙那漢道哥
 哥且聽稟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嘗只靠放賭為
 生本鄉起小人一箇異名喚做石將軍為因賭博上二拳打死
 了箇人逃走在此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
 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逖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為事出外因

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

公莊上因小弟要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

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只如此宋江

見說心中疑惑漸從大喜
 字變過來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任了幾日曾見

我父親問得對
 針妙妙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來了不曾

得見太公只是捺住並
 不對針妙妙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

反寫宋江說
 間話妙妙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上只聞

得哥哥大名疎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夥是

必攜帶宋江道這不必你說何爭你一箇人反寫宋江只管
 說間話妙妙且

來和燕順厮見反寫宋江做
 閒事妙妙叫酒保且來這里斟酒三杯酒罷

反寫宋江把酒相勸只管
 縱將開去務令石勇便去包裹內取

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句又沒平

安二字二句。又添二宋江心內越疑惑從大喜漸變過來連忙扯

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省一半念一半只一家後面寫道父親

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

葬千萬千萬切不可誤弟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

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為老父身

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

與前大喜照耀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來燕順石

勇兩箇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

薄意其實只有這箇先父記掛只有這箇四字是純孝之言然

字又妙在這字中間便有昊天罔極父一而已等意勿以宋江

而忽之也。先父二字處然得妙為後文一笑。武松呼先

兄弟們自上山則箇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沒了便到家時

也不得見了天下無不死的父母只改一字遂成且請寬心引

我們弟兄去了是寫各人胸中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

奔喪未為晚了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里

如何肯收留我們寫燕順留宋江定少不得宋江道若等我送

你們上山去時候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

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

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

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二語插放此處作宋江自說最妙若俗

之一箇連夜自趕回家燕順石勇那里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

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悉與前大再三叮嚀在喜照耀

上面寫了封皮不粘四字畫出匆匆真是妙筆交與燕順收了脫石勇的八

搭麻鞋穿上妙絕。真正才子有此曲取了些銀兩藏放在身

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絕妙酒食都不肯罷唇便

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

去也未遲定少不得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

弟自說備細可為我上覆眾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

怪則箇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箇去了路一

寫宋江部署眾人投入山泊讀書者莫不拭目洗耳觀忠義堂上

見宋二人如何相見也忽然此處如龍化去令人眼光忽遭一

明奇文奇格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喫了些酒食點心

還了酒錢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一雙八搭麻鞋一條短棒

宋江奔喪回去須要隨身短棒及八搭麻鞋便記得石勇身邊有

宋江回去後便記得宋江馬空了只此記得豈他人所及哉

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箇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

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

眾人都埋怨燕順是定少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

他聞得父親沒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飛到

家裏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里看了書

並無阻滯花榮與秦明看了書與眾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

兩難是回又不得是散了又不成是只顧且去是還把書來封

了是始封書都到山上看那里不容却別作道理是數語九箇

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

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眾人看時漫

山遍野都是雜彩旗幡寫得精嚴之極水泊中棹出兩隻快船來當先

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箇小嘍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箇頭領

乃是豹子頭林冲精嚴之極背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箇小嘍

囉船頭上也坐着一箇頭領乃是赤髮鬼劉唐精嚴之極前面林冲

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里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發

你人人皆死箇箇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

守都下馬立在岸邊答應道我等眾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

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

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裏寫得水泊精嚴之極

請書來看看了却來相請厮會精嚴之極船上把青旗只一招何等精嚴

手裏棹出一隻小船妙內有三箇漁人一箇看船妙兩箇上

岸來妙說道你們眾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那兩隻哨船一

隻船上把白旗招動何等精嚴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何等精嚴

一行眾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

山寨如何及得眾人跟着兩箇漁人從大寬轉表出八百里直到旱

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說了迎接眾人都相見了便叫放

翻兩頭黃牛富貴氣象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精嚴先向水亭上

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

小嘍囉分付罷叫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精嚴一面店裏殺宰猪

羊富貴管待九箇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看他極寫精嚴

而圖我者有之把軍馬屯在四散真經濟之才也深表泊中有人第二日辰

牌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裏迎接眾人又用軍師自來

一箇箇都相見了敘禮罷動問備細何等精嚴然後二三十隻大白

棹船來接何等精嚴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老小車輛

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

逕裏眾多好漢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富貴晁蓋為頭與九

箇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自乘馬坐轎富貴直到聚義廳上一

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然却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冲

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恭喜白勝那

時白目鼠白勝數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只須逃走到

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他脫身右邊一帶交椅

上然却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壽呂方郭盛石勇列

兩行坐下中間夾起一爐香來各設了誓當日大吹大擂殺牛

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自和小頭目管待筵

席何等精嚴收拾了後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

花榮在席上稱讚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眾

頭領聽了大喜後說呂方郭盛兩箇比試戟法花榮一箭射斷

絨縹分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裏含糊應道直如此射

得親切改日却看比箭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眾頭領都道

且去山前間翫一回再來赴席當下眾頭領相謙相讓下階閒

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

嘹唳花榮尋思道晁蓋却總意思不信我射斷絨縹何不今日

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們眾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

人伴數內却有帶弓箭的妙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

看時却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正中花榮意花榮妙箭安肯以尋嘗之弓試哉又

人所以必用妙筆美急取過一枝好箭弓詳便對晁蓋道恰絕

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絛眾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

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三隻鴈的頭上

此處一句後分作二射不中時眾頭領休笑花榮搭上箭拽滿

弓觀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果然正中鴈行內第三隻寫先

前之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鴈頭

上次我完前之半句看他晁蓋和眾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

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

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箇不欽

敬花榮姑結花榮傳眾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

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坐次本是秦明絕及花榮因為花榮是秦

明大舅眾人推讓花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坐第六

位劉唐坐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

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

箇頭領坐定第二慶賀筵宴已畢山寨中添造大船屋宇車輛

什物打造鎗刀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旗袍襖弓弩箭矢準備

抵敵官軍於總結後更添兩行極寫水泊精嚴富貴已上不

在話下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

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裏暫歇一歇本至家矣却不便歸再生

是獨手生情落筆成景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

江容顏不樂眼淚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

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爲甚不樂且喜官
事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不惟無憂反報一喜妙宋江答道老叔自說得

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如一箇生身老父歿了如何不煩惱張

社長大笑道押司真箇也是作要令尊太公却總在我這里喫

酒了回去只有半箇時辰來去奇如何却說這話朱江道老叔

休要取笑小姪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看了此句是夾敘法下

兄弟宋清明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

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呸那得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

太公隨手又添在我這里喫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了

心中疑影前文疑惑是從大喜漸變到哭沒做道理處尋思了

半晌只得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

奇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奇朱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有

應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只總

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裏喫酒了回來睡在裏面

房內奇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細逕入草堂上來只見宋清

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他果然不戴孝奇心中十分大怒便指

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却

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箇昏迷你做這

等不孝之子宋清却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明

假計乃我讀至此句始覺如夢忽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箇不

醒蓋於前文一路所感者深矣

于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寫

道我歿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多有強

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攛掇落草去了做箇不忠不孝的人爲此
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作者特特書太公家教正所以深明朱
忠義之子又得柴大官人那里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你這件事
斯真過矣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恰纔在張社長
店裏回來睡在房裏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
公旬憂喜相半。不便變出喜來且寫箇憂喜
相半善體人情方有此筆宋江又問父親道
不知近日官司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
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全雷橫的氣力
向後只動了一箇海捕文書再也不曾來勾擾我如今爲何喚
你歸來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
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

只該箇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且緣他却又別作道理朱

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
來這兩箇都差出去了朱全差往東京去實雷橫不知差到那

里去了。一虛。疑開二人便使下文展筆
乃其妙却在問中問及全無痕影如今縣裏却是新添

兩箇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裏將

息幾時。止合家歡喜不在話下天色看看將晚玉克東生約有

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

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

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

鬧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

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酒店遇石勇便撞等入梁山泊石勇送家書便
拭淚不入梁山泊可知宋江非生而爲盜歸見太公太公
曰恐你爲白虎山搦撥落草做箇不忠不孝的人可見宋
江亦非學而爲盜既無爲盜之性情復無爲盜之家學放
晁蓋七人爲梁山開門戶邀花榮九人爲梁山廣聲援孰
爲爲之誰令令之

又曰清風寨射門神青州道射絨線梁山泊射雁技至此
養由基不是過也以彼其材不能爲國衝鋒破陣生封萬
戶侯而徒以解宋江之厄與自解其厄不得不迫而爲盜
夫誰迫之而爲盜曰劉高嗟乎劉高彼何人斯而能迫人
爲盜耶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十一

聖歎外書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一部書中寫一百七人最易寫宋江最難故讀此一部書
者亦讀一百七人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也蓋此書寫一
百七人處皆直筆也好卽真好劣卽真劣若寫宋江則不
然驟讀之而全好再讀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讀之而好不
勝劣又卒讀之而全劣無好矣夫讀宋江一傳而至於再
而至於又再而至於又卒而誠有以知其全劣無好可不

謂之善讀書人哉。然吾又謂全好之宋江而讀至於全
劣也。猶易繇全劣之宋江而寫至於全好也。實難。乃今讀
其傳跡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篤敬。君
子也。篇則無累於篇。耳節則無累於節。耳句則無累於句。
耳字則無累於字耳。雖然。誠如是者。豈將以宋江真遂爲
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記漢武初未嘗有一字累漢
武也。然而後之讀者。莫不洞然明漢武之非。是則是褒貶
固在筆墨之外也。嗚呼。裨官亦與正史同法。豈易作哉。豈
易作哉。

話說當時宋太公掇箇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
一百餘人當頭。兩箇便是鄆城縣新蔡的都頭。却是弟兄兩箇。

一箇叫做趙能。一箇叫做趙得。兩箇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曉
事的。便把兒子宋江獻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出
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
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
來。亦有人跟到這裏。添一你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

父親。你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
相識。况已經赦宥的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
那廝是箇刁徒。如今暴得做箇都頭。知道甚麼義理。暴字妙罵
世不盡

他又和孩兒没人情。空自求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
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到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
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殺見父親。

面於清風山收羅花榮秦明黃信呂方郭盛及燕順等三人粉
紛入水泊者復是何人方得死父賺轉便將生死熟嚼作者
正深寫宋江權詐乃至忍于欺其至親而自便斷配在他州外
殊讀者皆歎宋江忠孝真不善讀書人也

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
既是孩兒恁的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箇好去處宋江便上
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請
二位都頭進敝莊少敘三杯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
識賺我入來醜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顧進家
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箇都頭到莊裏堂上坐
下連夜殺雞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都與酒食管待
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
只三箇字便勝過一篇錢神論。人之所以必要錢者以錢能
使人好看也人以錢爲命而亦有時以錢與人者既要看便

而不要好看者斯又一類也矣當夜兩箇都頭就在莊上歇

了次早五更同到縣前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陞
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
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
閻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鬪毆致被悞殺身死一
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
罷且叫收禁牢裏監候滿縣人見說拿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
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目的好處知縣自心裏
也有八分開豁他數語皆爲送醜作地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
長柳手杻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
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

做甚冤家。無筆不到。若非此二語便將必入宋江死罪。庚死

讀者歡喜故當省節。縣裏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

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繇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把

宋江香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句一

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二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句三

眾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

兩箇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三字妙可見一部書皆從才

謂真有當下雨箇公人領子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

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管待兩箇公人

齋發了些銀兩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上麻鞋宋太

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箇好地面魚米之鄉

特地使錢買將那里去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

不得盤纏有便人嘗嘗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

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

一節牢記於心屢申此言深表宋江不孝之子不肯終受厥考

此言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兄弟

完聚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灑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

時囑付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

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

憂為我到江州來棄擲父親無人看顧太公許四郎來此是人

後文亦則費筆不來又疑漏筆不如便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

於此處隨手放倒省却無數心機也

的那一箇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

宋清灑淚拜辭了父前子灑淚兄前弟灑淚寫得秩秩然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

宋太公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兩箇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

得了宋江銀兩又因他是箇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

三箇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喫又

買些酒肉請兩箇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箇說我們

今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箇好漢聞我的名字

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箇明日早起些只揀

小路裏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妨兩箇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

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

議定了次日起箇五更來打火兩箇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

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

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四字雨寫擊應為奇來的不是別人為頭

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全泊頭領分路等候而撞着宋江獨是劉唐者言劉唐則眾人見言他人

則劉唐不見此固史氏之法也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箇公人這張千

李萬說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

哥哥不殺了這兩箇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汗了手把刀

來我殺便了筆墨狡獪令人莫測其故兩箇人只叫得苦與上擊應劉唐把刀遞

與宋江妙宋江接過妙此等處寫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

劉唐說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要

來鄆城縣劫牢劫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不會受苦今番打聽

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

候迎接哥哥補文中之所無便請上山這兩箇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

道這箇不是你們弟兄擡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
其言甚正然作者時書之於清風起行之後若果是如此來挾我吟反詩之前殆所以深明宋江之權詐耶 若是如此來挾我
 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看他假此其所以為
 宋江也。立意原本忠孝是宋江好處。劉唐慌忙攀住肱膊道。
處處以權詐行其忠孝是宋江不好處 劉唐慌忙攀住肱膊道。
 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自刎之假不如奪刀之真然真者終為小卒假者終
為大王世事如此何可勝歎 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
 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
 這話小弟不敢主張。是 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
 在那里專等迎接哥哥。二人 容小弟着小較請來商議宋江道
 我只是這句話繇你們怎地商量小喽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
 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而前下馬敘禮

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柳花榮 宋江道賢弟是甚麼

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宋江假說此話於李宋店穆家庄偏又

不然寫盡 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思了這箇容易只留兄

長在山寨便了。寫宋江假殺出不得吳用圈套着他 吳頭領多

時不曾得與仁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

畧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便送登程。着他便籠 宋江聽了道只有

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看他他籠單吳用。寫兩人互 扶起兩

箇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箇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看他寫

片假。既許不留則定不害二人矣偏是 兩箇公人道全靠押

司救命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

時載過由前大路却把山驕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

小嘆囉四下里去請眾頭領都來聚會，妙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兄弟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報恩無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稍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眾好漢入夥去了，因此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喚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跟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前聚清風續吟晁蓋道：直如此，枉為得假。反詩抑又何也且請少坐，兩箇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箇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看他為宋江假，便不要害公人，亦何至於如此。偏是假人偏在人面前。

做張致寫得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

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

相愛之情。宋江是箇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只要問前

吟反詩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怪。罵得假雖然仁兄不肯要壞

兩箇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

去，不到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

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

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眾位來相投

寫他自解。試問天下後世此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

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箇緣故，情願教小可明喚了官司。

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為快

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

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

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眾位手裏乞死

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極寫宋江權術何也忠孝之性生

奪一匹夫而不可得也如之何其至于哭乎晁蓋吳用公孫勝

哭者人生暢遂之情非此時之所得來也

一齊扶起眾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

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裏喫了一日

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再寫句只和兩箇公人同起同坐當

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兄長聽稟看吳

不留可謂惟賊知賊寫吳宋兩吳用有箇至愛相見在江

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為戴院長為他有

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

疎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

做箇相識但有甚事可教眾兄弟知道眾頭領挽留不住安排

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為揭陽嶺作引又將二十兩銀子

送與兩箇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箇箇都作

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二人送迎

花榮者花榮與宋江最親蓋是以情招之冀其必來也然又算

到宋江假人未必為情所動則必須又用吳用以智勝之此二

人迎宋江之意也送時又用二人者迎既有之送亦必然此作

者所以自成其章法也乃俗子無賴忽因此文便向後日捏撮

成吳用花榮與宋江同死眾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

可衆頭領一箇箇都拜宋江。又得他那里若干銀兩。一路
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三箇人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
一箇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箇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
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
暄暖。趁早走過嶺去。尋箇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箇人所
趕着。透過嶺來。行了半日。巴過嶺頭。早看見嶺脚邊一箇酒店。
背靠巔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箇
酒旆兒來。」畫出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
饑渴哩。原來這嶺上有箇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喫。再走三箇人
入酒店來。」兩箇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
他兩箇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箇時辰。不見一箇人

出來

置之死地而又生是必天然有以生之故妙也宋江入酒

店坐下半箇時辰不見人出來早已先明火家不在矣使

無此句而但於後云等男女宋江叫道：「怎地不見有主人家。只

不見歸豈不同西遊捏撮耶聽得裏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箇大漢。赤色虬髮。

鬚紅絲虎眼。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

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箇人唱箇喏。」畫出道：「客人打多

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餓。你這里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

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二斤熟牛肉來。打一角

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怪。說我這里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好

方纔喫酒。宋江道：「倒是先還了錢。喫酒。我也喜歡。等我先取銀

子與你。」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

眼睨着。好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

宋江的銀子便去裏面昏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筋一面篩酒三箇人一頭喫一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及人多有萬千好漢着了道見的酒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劫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我只是不信那里有這話好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箇說了不要喫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好宋江笑道這箇大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好兩箇公人道大哥熱喫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喫我便將去燙來那人燙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饑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喫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只見兩箇公人瞪了雙眼目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箇怎地喫得一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他三箇人偏留一

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厮覷麻木了

動捕不得酒店裏那人道慙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巖邊人肉作房裏放在剝人凳上宋江又來把這兩箇公人拖了入去奈何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解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自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曾遇着這等一箇囚徒不知其人視其矣偏不轉筆偏量這等一箇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能再生出事來天降下賜與我的那人看罷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門前望幾箇人家歸來開剝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見一箇男女歸來讀者知賴有此句宋江當得不死而殊不知宋江之不死只見嶺下非不死於此句早已不死於並無一人出來句也這邊三箇人遶上嶺來此接奇文有怪那人却認得慌忙迎接

道大哥那里去來那三箇內一箇大漢應道便分我們特地上

額來接一箇人絕奇料道是來的程途一日期二了我每日出來

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里擔閣了遠不干里近只

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箇奢遮的好男子即所謂

徒也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聞他

的大名指帶妙絕豈惟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

道莫不是江湖上說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寫得遐邇解那大

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里過那大漢道我

本不知妙近日有箇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縣宋押司宋江

不知為甚麼事妙我本不知知之相識乃相識發在濟州府

新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從這里過來別處又無路他在鄆

城縣時我尚且要云和他厮會今次正從這里經過如何不結

識他寫得筆墨淋漓病因此在此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

泊一番來山並不見有一箇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箇兄弟信

步躡上山嶺來你這里買碗酒喫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

賣如何忽然將說話開開說開去妙絕不然便像特特飛遶上

有其妙都那人道不瞞大哥說這幾箇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

天地捉得三箇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箇甚樣

人慌忙看他人寫一箇慌忙張那人道兩箇公人和一箇罪

人致一箇慢條斯里筆筆入妙那人道兩箇公人和一箇罪

人非是那漢慢條斯里亦為不如那漢失驚道這囚徒莫非是

黑矮肥胖的人失驚妙傳說宋江并傳那人應道真箇不十

分長大面貌紫棠色絕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會動手麼連忙妙

用慌忙字失驚字 那人答道方纔拖進作房去等火家未回不
連忙字聲情俱有 那人答道方纔拖進作房去等火家未回不
曾開到至此還說出開 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寫至此句有
勢矢人下忽又用認不得句 當下四箇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
匪然一收筆法奇拘不可言

異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箇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
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 拘文相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拘
妙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他公文便
筆

知靈變之極 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
見了一錠大銀又有若干散碎銀兩 無端寫來便成絕倒。為
滿眼如此物 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眾人只叫得慙愧那大
胡可以忍耶

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曾動手爭些兒誤了我
哥哥性命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

也慌了 平日寫那人如醉夢相似者所以觀起大漢 連匠調了
也此處寫那人也慌者所以開釋那人也

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先開了 柳前花榮要開宋江不肯
皆作者筆法嚴冷處 或解云此處宋江未醒安得責其 扶將
不問不知我不責其作房開時我正責其出門帶時也

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四箇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
人自扛宋江火家歸來扛 那大漢扶住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
公人有輕重貴賤之分

了眾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 畫出初 只見那大漢教兩箇兄弟
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夢中麼 寫宋江
又不扶妙絕畫 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 妙宋江道這里正是那
出初醒時也

里不敢動問二位高姓 寫宋江只是 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
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楊子江中撐船辦公為生能識水性人都
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箇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

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箇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

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箇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

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箇兄弟是此
間潯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里貨賣却是投邊李俊家安身

大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箇一箇喚做出洞蛟童威一
箇叫做翻江蜃童猛兩箇也拜了宋江四拜只是答不得扶不
寫弄乃其妙處恰在無文
字處蓋文字之難知如此宋江問道却纔麻翻了宋江如何却

知我姓名真要李俊道小弟有箇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同
來說起哥哥大名為事發在江州牢城李俊往常思念只要去

貴縣拜識哥哥只為緣分淺薄不能教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
從這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不見來今日

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箇弟兄上嶺來就買杯酒喫遇見李
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裏看了却又認不得

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方纔知道是哥哥不敢拜
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為何事配來江州應前不
知為甚

事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
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歎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只

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
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看他處處自說孝義
真是醜陋。純孝不

在口說以口說求得孝子之名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
甚矣宋江衣鉢之滿天下也此與前與用擊映蓋李俊不留
士必不肯胡行乃真信宋江吳用不留只是猜破宋江也你快

救起那兩箇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
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箇公人起來

面面相覷道我們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眾人聽了都

笑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
食管待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箇公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
和李俊童威童猛兩箇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置備酒
食懇懇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住家裏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
俊留不住取些銀兩齎發兩箇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柳朝廷法
度擅動
宋江不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
問何也取路望江州來三箇人行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箇去
處只見人烟麇集市井喧嘩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里一夥人
圍住着看宋江分開人叢挨入去看時却原來是一箇使鎗棒
賣膏藥的宋江和兩箇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
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鎗棒拳

脚那人却拿起一箇盤子來口裏開科道小人遠方來的人

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
近方賣弄如要筋骨膏藥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
兩銅錢齎發休教空過了那教頭把盤子掠了一遭沒一箇出
錢與他畫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衆人都白着

眼看又沒一箇出錢賞他畫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没人出
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一路寫宋江都從銀錢上出色
深表宋江無他好處蓋作泥中

自刺之宋江叫道教頭我是箇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
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裏便
收料道恁地一箇有名的揭陽鎮上沒一箇曉事的好漢擡舉

咱家是是難得這位恩官本身見自爲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

惡顛倒齋發五兩白銀正是當年却笑鄭元和只向青樓買笑歌惡慣使不論家豪富風流不在着衣多惡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惡自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惡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直得幾多不須致謝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喝道奇文兀突兀兀那厮是甚麼鳥漢那里來的囚徒敢來滅俺揚陽鎮上威風措着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相爭有分教潯陽江上聚數籌攬海蒼龍梁山泊中添一夥爬山猛虎畢竟那漢爲甚麼要打宋江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臣以忠名君之不幸子以孝名父之不幸古今來鼻忠孝作文章的必非真忠真孝之人然春秋以至今

日子不敢弑父臣不敢弑君仍恃有不甚忠不甚孝之人在卽如宋江生而未嘗不孝多了箇自以爲孝生而未嘗不忠多了箇自以爲忠况乎宋太公瀕行囑付莫爲梁山引去試問宋江到底引去也未滿口對晁蓋吳用說朝廷王法不敢開枷試問宋江開枷也未真是言清行濁假君子真小人雖然得信奔歸孝一被捉見官孝二配江州過梁山不卽落草累及父母兄弟孝三金聖歎曰宋江處處真却處處假處處至誠却處處奸詐余曰處處假處處真處處奸詐處處至誠於何見之於大學誠中形外見之又曰魯達武松遇張青宋江遇李立都是饅頭料帳達與松張青救之宋江則李立不能救李俊救之較武松魯達

更危人生無道之世大半爲饅頭作料豈必十字波揭陽
嶺始能死人哉

評論山像水滸傳卷之十一

聖歎外書

第三十六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搬火兜夜鬧潯陽江

此書寫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徑心地然曾未有如
宋江之權詐不定者也其結識天下好漢也初無青天之
曠蕩明月之皎潔春雨之太和夏霆之徑直惟一銀子而
已矣以銀子爲之張本而於是自言孝父母斯不畏天下
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自言敬天地斯不畏天下之人不
信其敬天地也自言尊朝廷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

朝廷也。自言惜朋友。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嗚呼。天下之人。而至於惟銀子是愛。而不覺出其根底。盡爲宋江所窺。因而并其性格。亦遂盡爲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陰變陽易。是固天下之人的醜事。然宋江以區區猾吏。而徒以銀子一物。買遍天下。而遂欲自稱於世。爲孝義黑三。以陰圖他日。晁蓋之一席。此其醜事。又曷可耐乎。作者深惡世間。每有如是之人。於是旁借宋江。特爲立傳。而處處寫其單以銀子結人。蓋是誅心之筆也。

天下之人。莫不自親於宋江。然而親之至者。花榮其尤著也。然則花榮迎之。宋江宜無不來。花榮留之。宋江宜無不留。花榮要開柳。宋江宜無不開耳。乃宋江者。方且上接朝

廷下。申父訓。一時遂若百花榮。曾不得勸宋江暫開一柳也者。而於是山泊諸人。遂真信爲宋江之柳。必至江州牢城。方始開放矣。作者惡之。故特於揭陽嶺上。書曰。先開了柳。於別李立時。書曰。再帶上柳。於穆家門房裏。書曰。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柳。又書曰。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柳。於逃走時。書曰。宋江自提了柳。於張橫口中。書曰。却又項上不帶行柳。於穆弘叫船時。書曰。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柳。於江州上岸時。書曰。宋江方纔帶上行柳。於蔡九知府口中。書曰。你爲何柳上沒了封皮。於點視廳前。書曰。除了行柳。凡九處特書行柳。悉與前文。花榮要開一段。遙望擊應。嗟乎。以親如花榮。而尚不得宋江之真心。然則

如宋江之人又可與之一朝居乎哉。

此篇節節生奇層層追險節節生奇奇不盡不止層層追險險不絕必追真令讀者到此心路都休目光盡滅有死之心無生之望也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尋着村莊却正是冤家家裏是第二追掇壁逃走乃是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橫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認得梢公是第六追艙板下摸出刀來是最後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真是脫一虎機踏一虎機令人一頭讀一頭嚇不惟讀亦讀不及雖嚇亦嚇不及也此篇於宋江恪遵父訓不住山泊後忽然閒中寫出一句不滿其父語一句悔不住在山泊語皆作者用筆極冷寓意極嚴處處不得漏過

意極嚴處處不得漏過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齎發了那箇教師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睁着眼喝道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鳥鎗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保他休這廝如何賣弄有錢四字罵宋江確把銀子償他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干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江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劈臉打來宋江躲箇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寫宋江要放對下却不見那箇使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胯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跟鎗一交顛翻在地偏寫顛得不甚

臂力與揭陽鎮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

土威風句擊應偏翻兩次與揭陽兩箇公人勸住教頭那大漢從地下爬

翻了鎖上威風句擊應將起來七箇字寫得羞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

你兩箇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縱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

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

種經畧相公帳前軍官為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鎗

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蟲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

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

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可便是薛永聽罷便拜宋江

連忙扶住道少敘三杯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却為無

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

內去裏酒只見酒家說道酒肉自有見是不敢賣與你們喫分

酒家不賣凡四敘却段段變宋江問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喫酒

家道却纔和你們厮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第一一段作若是

賣與你們喫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里却是不敢惡

他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

地我們去休那厮必然要來尋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裏算了

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先行宋江又取一二

十兩銀子與了薛永一路寫宋江好處只是使銀撒漫辭別了

自去宋江只得自和兩箇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喫酒

那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第

段作一節說却將你枉走甘自費力不濟事宋江和兩箇公人

都做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說話第三段省三箇來到市

稍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里不

首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

你們三箇第四段換一句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三箇便拽開脚步望

大路上走走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暗宋江和兩箇公人

心裏越慌三箇商量道沒來繇看使鎗棒惡了這廝如今閃得

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

上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此一折謂是一救反是一跌真乃匪夷所思先說是小路上

便與引宋江見了道兀那里燈光明處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

新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燈光處又不在正

路再插一句不是正路務與江岸相引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明日

就多行三二里却打甚麼不緊三箇人當時落路來行不到二

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和兩箇公人來到

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半夜來敲

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答道小人是箇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

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

房金莊客道既是恁地你且在這里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

太公可容即歇莊客入去通報了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

宋江和兩箇公人到裏面草堂上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

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喫到房門極其徑淨音所以便於

那漢歸來也莊客聽了引去門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箇歇定了取三分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箇喫了莊客收了碗

碟自入裏面去。兩箇公人道：「押司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

柳這里又無外人六字混入快活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

得當時去了行柳閒中無端出此一筆與前山泊對看所以深

別句偏答出此三箇字便顯出前文國家法度之語之詐。此

書寫宋江權詐俱於前後對照處露出若散讀之皆匪事耳

和兩箇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妙筆此四字先從

亮又不甚暗在又見打麥場邊屋後是一條村僻小路間中先

此夜事情恰好忽然生得出來宋江看在眼裏三箇淨了手入進房裏關上門

去睡。宋江和兩箇公人道：「也難得這箇莊主太公留俺們歇

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裏面有人九字與第一節點火把來打麥

場上一到處照耀陡然轟出奇峯却只宋江在門縫裏張時見

是大公引着三箇莊客把火一到處照耀。宋江對公人道：「這太

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定要自來。照管這早晚也不肯去睡。瑣

瑣地親自點看閒中無端忽然插出宋江不滿父親語語正說

間只聽得外面有人九字與上文作章法叫開莊門奇莊客連

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箇人來為頭的手裏拿着朴刀單見背

後的都拿着稍文棍棒單見火把光下宋江張看時那箇提朴

刀的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再看方看出來極

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那里去來和甚人厮打日晚

了拖鎗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忽然增出太

公道你哥哥喫得醉下去睡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

他起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

却不肯干休。寫得增出之人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

你不知今日鎮上一箇使鎗棒賣藥的漢子耐那那厮不先來見我弟兄兩箇便去鎮上撒科賣藥教使鎗棒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補敘出前文所無不知那里走一箇囚

徒來那厮還做好漢把五兩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我

正要打那厮却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一頓又踢了我一

脚至今腰裏還疼我已教人四下裏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

這厮們喫酒安歇補敘前文所無先教那厮三箇今夜沒存身處隨後

喚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裏拿得那賣藥的來儘

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弔在都頭家裏補敘前文所無明日送去江

邊網做一塊拋在江裏先是出那口鳥氣却只趕這兩箇公

人押的囚徒不着前向又沒客店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又是

所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拿這厮太公道

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于你甚事你

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曾傷重快依我口便罷

休教哥哥得知你喫人打了他肯于罷又是去害人性命偏將

現者倒說得利你依我說且去房裏睡下半夜三更莫去敲門

打戶激惱街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顧太公說拿着朴刀逕

入莊內去了文情險怪之極太公隨後也趕入去宋江聽罷對

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姪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

只宜走了好倘或這厮得知必然喫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

說莊客如何敢瞞此處既有太公宋江便可不走然不走則安

兩箇公人都道說得是事不宜遲及早快走宋江道我們休從

門前出去，掇開屋後一堵壁子出去罷。淨手時看得遂令此際

省力不可不兩箇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了行枷。國家法度

知此法也便從房裏空開屋後一堵壁子，三箇人便趁星光之下，筆如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

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箇更次。更一作提五望見前面滿目蘆

花一派大江，滔滔滾滾，正來到潯陽江邊。出一虎機踏一虎機

第一只聽得背後喊叫火把亂明，吹風胡哨趕將來。第二宋江

只叫得苦，道上蒼救一救，則箇三人躲在蘆葦叢中，望後面時

那火把漸近。第三逼。既作三人心裏越慌，脚高步低，在蘆葦

裏撞前面，一看不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一帶大江攔截。不重

何只重下半句耳側邊又是一條濶港，再加一句見更不可走。

宋江仰天歎道：「早知如此的苦，從直住在梁山泊也罷。」在宋江

是問中冷筆誰想直斷送在這裏。宋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蘆

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謂是一救又是一跌宋江

見了，便叫梢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箇，俺與你幾兩銀子。雖是

相救亦寫那梢公在船上問道：「你三箇是甚麼人，却走在這裏？」

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味地撞在這裏，你快把船

來渡我們，我多與你些銀兩。」此一路寫宋江只是以銀子出色是

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攏來，三箇連忙跳上船去。一箇公人便把

包裹去下船裏。輕輕四字又一箇公人便將水火棍，揸開了船

寫作亂那梢公一頭搭上檣，一面聽着包裹落船，有些好響聲，

心中暗喜。前跌猶輕後跌至重奇文把檣一搖，那隻小船早蕩

在江心裏去岸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可有十數箇火
把爲頭兩箇大漢各挺着一條朴刀隨後有二十餘人各執鎗
棒口裏叫道你那梢公快搖船攏來可宋江和兩箇公人做一
塊兒伏在船艙裏說道梢公却是不要攏船我們自多謝你些
銀子只是賣那梢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吶吶
啞啞的搖將去試問看官將謂是救將不出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
你那梢公不搖攏船來教你都死可那梢公冷笑幾聲也不應
此是第段下文忽然變岸上那夥人又叫道你是那箇梢公
問那箇梢公直恁大膽不搖攏來那梢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梢
公是你不要咬我烏岸上火把叢中那箇長漢再書說道元
來是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箇麼乃是一路那梢公應道我又

不聽做甚麼不見你果是一路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攏
來和你說話嚇殺那梢公道有話明朝來說起船的要去得緊

極慌忙中忽作趣語令人又嚇又笑此是第二段入下又換出梢公本意使讀者一發嚇殺那長漢道我弟
兄兩箇正要捉這起船的三箇人駭那梢公道起船的三箇都
是我家親眷衣食父母奇談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麵了來奇談

那長漢道你且搖攏來和你商量駭那梢公道我的衣飯倒搖
攏來把與你倒樂意第三段寫梢公決不那長漢道張大哥再

一句寫出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此句分明說不
相求之極肯攏來其文愈駭也徒要你衣飯單要
你囚你且攏來那梢公一頭搖櫓再書一面說道我自好幾日
接得這箇主顧却是不搖攏來倒喫你接了去決不搖攏來矣
也雖然讀者真駭

絕你兩箇只得休怪改日相見宋江呆了不聽得話裏藏機妙

在船艙裏悄悄的。和兩箇公人說也。難得這箇梢公救了我們。三箇性命妙。又與他分說。妙。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這

隻船來渡了我們。却說那梢公搖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三箇。人在船裏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如畫之筆。不

逢惡人遠離。將謂又離一虎機不知。宋江道。慚愧正是好人相。搖着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唱道。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愛交游

只愛錢。七字妙絕。太上不愛錢。只愛交游。其次愛錢。以為交

游。是非宋江之所及也。若云愛交游。以為錢地。則亦非宋江之。只愛錢。不愛交游。然則宋江一路撒漫。使銀悉作唐捐矣。乎只此一句。便令宋江神絕。心死。政不須又用板刀。麪也。俗本訛

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駭人。宋江和兩箇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道。他是唱要。且作。三箇正在艙裏議論未了。只見那梢公放下櫓。駭。說道。你這箇撮鳥。兩箇公

人。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日却撞在老爺手裏。你三箇却是。要喫板刀。麪。奇語。却是。要喫餛飩。奇語。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

怎地喫做板刀。麪。怎地是餛飩。那梢公睜着眼。駭。道。老爺和你。要甚鳥。若還要。喫板刀。麪。奇語。若還要。喫。俺有一把。潑風也。

似快刀。在這艙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箇都躲。你三箇人下水去。你若。要。喫。餛飩。時。奇語。你三箇快脫了衣裳。都

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宋江聽罷。扯定兩箇公人。說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梢公喝道。駭。你三箇好好商

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梢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梢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

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箇那梢公喝道你說

甚麼間話臨死討饒謂之笑饒你三箇我半箇也不饒你饒半箇

人老翁喚作有名的狗臉張爺爺來也不認得爹去了不認得

娘出色駭語出色奇語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裏去宋江又求告道我

們都把包裹內金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饒了我三人

性命那梢公便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大喝絕

險筆至此真令讀者道你三箇要怎地宋江仰天歎道為因

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臨死猶為此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連累了你兩箇言即孟子所

謂人假而不歸那兩箇公人也扯着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

箇一處死休那梢公又喝道你三箇好好快脫了衣裳此又一

速跳然其實反借脫衣裳三字騰那跳下江去跳便跳不跳時

老爺便剝下水裏去宋江和那兩箇公人抱做一塊望着江裏

四字住得妙只是上半句但未及只見江面上咿咿啞啞櫓聲

有下半句耳寫出一時迅速之極響奇文層梢公回頭看時俗本作宋一隻快船飛也似從上水

頭急溜下來右本急溜二字便寫出船到之速船上有三箇人

一條大漢誰手裏橫着托义立在船頭上梢頭兩箇後生誰

着兩把快櫓星光之下妙筆。四字之妙正是早到面前那船

頭上橫义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甚麼梢公敢在當港行事船

裏貨物見者有分仍作駭人語不便露這船梢公回頭看了慌

忙應道原來却是李大哥李什麼我只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

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此句正緊對其見者有分一句也活

游只愛錢大漢道張家兄弟你在这里又弄這一手船裏甚麼

行貨有些油水麼。梢公答道：「教你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賭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着三頭行貨來，我船裏却是兩箇烏公人解一箇黑矮囚徒。」

江中不問自說，只黑矮二字用筆不同如此。正不知是那里人，他說道：「送配江州來。」

的却又項上不帶行枷。處處寫出宋江不帶行枷，趕來的岸上與山泊欺花策一段擊應。

一夥人却是鎮上穆家哥兒兩箇。梢公姓張來船，姓李岸上兩箇姓穆，姓則都知之矣。各則

都不定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喫我不還他船上那大漢道：「知也。」

一字如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半日如逢無數奇鬼，讀至此句忽然眼前一亮。宋江聽

得聲音，嘶熟便艙裏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箇那大漢失驚道：「真箇是我哥哥。」

宋江鑽出船上來，看時星光明亮。此十一字妙不可說，非云星光明亮，照見來船，那漢乃是

得救夫而後依然又見星光也。蓋喫嚇一同始知之矣。那船

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背後船梢上兩箇搖櫓的，

箇是出洞蛟童威，一箇是翻江蜃童猛。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

便跳過船來，口裏叫苦道：「哥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箇

誤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掉船出來江裏

趕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那梢公呆了半晌，做聲

不得。與上狗臉二句映觀。方纔問道：「李大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

公明麼？」李俊道：「可知是哩。」那梢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

箇大名，省得着我做出反事來，爭些兒傷了仁兄。」却又只愛交游，不要錢也。

宋江問李俊道：「這箇好漢是誰？請問高姓。」半日有叫張大哥，有

我爺爺張字之多，非一過矣。此處宋江忽然又問高姓，活畫出前文嚇極。李俊道：「哥哥不知這箇好

漢，是

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姓張

將姓張名橫四字分作兩段所以深寫宋江赫赫不聞張大哥

張爺爺張兄弟多遍張字也

本此是小孤山下人氏單名橫字綽號船火兒專

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

言之可傷。以極險惡事而謂之穩善豈非以世間道路

更險惡於板刀楚耶

宋江和兩箇公人都笑起來當時兩隻船並着搖盪

灘邊來攬了船艙裏扶宋江并兩箇公人上岸李俊又與張橫

說道兄弟我嘗和你說

李俊

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

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細認着張橫敲開火石點起燈來照着

宋江撲翻身又在沙灘上拜

星光中來不好又是星光中去則必敲火點燈照着同行矣乃作者

文心只一點燈亦不肯輕率便寫又必隨手生出李俊使張橫仔細認宋江來寫得一箇點燈何等筆墨淋漓真正才子之筆

道望哥哥恕兄弟罪過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

此間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送配江州張橫聽了說

道好教哥哥得知小第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箇長的便是小

弟我有箇兄弟却又了得渾身雪練也似一身白肉沒得四五

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裏行一似一根白條更兼

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他一箇異名喚做浪裏白條張順當初

我弟兄兩箇只在揚子江邊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

聞則箇張橫道我弟兄兩箇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船渡

在江邊淨處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貫百錢的又要快便

來下我船等船裏都坐滿了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客人

背着一箇大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搖到半江裏歇了櫓拋了釘

插一把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箇人我便定要他三

貫却先問兄弟討起教他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起手一

手揪住他頭一手提定腰胯撲通地墮下江裏排頭見定要三貫一箇箇都驚得呆了把出來不迭都敘得足了却送他到僻淨處上岸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等沒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賭一篇大文中忽然捕入一篇小文奇筆那時我兩箇只靠這道路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箇都改了業妙語。陸官亦然出了門旁人只謂其改了業殊不知只賣舊時行貨也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兄弟張順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不識字寫不得書李俊道我們去村裏央箇門館先生來寫留下童威童猛看船三箇人跟了李俊張橫提了燈千妖百怪之後見此投村裏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

還在岸上明亮可見江心一事其間甚疾張橫說道他弟兄兩箇還未歸去

李俊道你說兀誰弟兄兩箇張橫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見兩箇李俊道一發叫他兩箇來拜了哥哥更爲奇筆宋江連忙說道使

不得他兩箇趕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兄弟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聲只見火把

人伴都飛遶將來於前火把飛遶是一是二皆空中結撰成此奇筆看見李俊張橫都

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如何與這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他是兀誰李俊妙入那二人道便

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滅俺鎮上威

風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嘗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

兩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箇還不快拜可見李俊那弟兄兩箇

兩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箇還不快拜可見李俊那弟兄兩箇

兩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箇還不快拜可見李俊那弟兄兩箇

兩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箇還不快拜可見李俊那弟兄兩箇

撇了朴刀撲翻身便拜。又可見穆家兄弟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

相會却纔甚是冒瀆犯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

位道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箇富戶是此間人姓

穆名弘綽號沒遮欄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欄是揭陽鎮上一霸

我這裏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知道。忽然揭東揭陽其筆如椽

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此一句結束揭陽一篇絕奇文字揭陽鎮上

是他弟兄兩箇一霸。此一句結束揭陽一篇絕奇文字潯陽江邊做私商的却

是張橫張順兩箇一霸。此一句結束揭陽一篇絕奇文字以此謂之三霸。又總結一

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還

了薛永。此是宋江好處穆弘笑道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卽

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做莊伏禮請

罪李俊說道最好最好便到你莊上去穆弘叫莊客着兩箇去

看了船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是一面又着

人去莊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猪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

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五更作結妙筆可知嚇了一

夜都到莊裏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

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蟲薛

永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至

晚都留在莊上歇宿次日宋江要行穆弘那里肯放把衆人都

留莊上陪侍宋江去鎮上閒觀觀看揚陽市村景致又住了三

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寫宋江偏在人前便要着眼堅意要行穆弘并衆人苦

留不住當日做箇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公并

眾位好漢臨行分付薛永且在楊弘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

相會寫宋江權術楊弘道哥哥但請放心我這里自看顧他取出一

盤金銀送與宋江又齎發兩箇公人些銀兩臨動身張橫在楊

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與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放

包裹內了又成後文一引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與蘆葦中缺穆弘叫俊

船來與梢公映取過先頭行李下船眾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柳處處寫宋

江行柳不在頸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眾人灑淚而別李俊張

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人各自回家不在話下只說

宋江自和兩箇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梢公非此前番忽插一甜作瓶

拽起一帆風蓬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方纔帶上行柳寫宋江行柳筆

筆嚴兩箇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衙府

尹堅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

的第九箇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為官貪濫

作事驕奢為後作案為這江州是箇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

盈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箇知府當時兩箇公人當廳下了

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

為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加意寫出宋江視行柳如兒戲與前欺花榮對看筆法嚴冷之極

兩箇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濕壞了知府道快寫

箇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這

兩箇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齎了

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裏買酒喫宋江取

三兩來銀子寫宋江單是銀子出色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

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
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箇公人也交還
了宋江包裹行李干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箇自說道我們
雖是喫了驚恐却賺得許多銀兩又用兩箇公人間口問蓋一
可彙括上文三翻一句點綴

宋江自到州衙府裏伺候討了回文兩箇取路往濟州去了話
裏只說宋江又自央浼人情差撥到單身房裏送了十兩銀子
與他銀子出色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并人事銀子出色營裏管事的
人并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銀子出色因此
無一箇不歡喜宋江寫宋江只如
此嚴冷之筆少刻引到點視廳前除了行

刑犯人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
配的人須先打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批去背起來宋江告道

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像
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寄下這頓棒此
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營抄事房做箇抄事就時立了文案
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
了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慶賀次日宋江置蒲酒食
與衆人回禮一不時間又請差撥牌頭盞杯二管營處管營送
禮物與他三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單把來結識他們寫
宋江出色只是金銀財帛更不
見有他長處處皆下時筆住了半月之間滿營裏沒一箇不
歡喜他自古道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贊歎宋江能得人心
乃只用此二語其意

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道賢兄我前

日和你說的那箇節級嘗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
 今已一旬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宋江道這箇不妨
 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江取不妨
 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看他全差撥
 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
 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絲他但請放心
 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得他有箇不敢要我的
 也不見得語語寫出正恁的說去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
 在這里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嘗例錢
 來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宋江笑道差
 撥哥哥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差

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宋江別了差撥離了抄事房自
 來點視廳上見這節級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厮見有分教汀州
 城裏翻為虎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直教撞破天羅
 錦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畢竟宋江來與這箇節級怎麼相見
 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宋江一生撒慢皆討便宜惟揭陽鎮送薛永銀
 伍兩反喫了大虧甚矣銀子亦有談事時也穆弘穆春兄
 弟為鎮上一霸追宿店不又追村庄追村庄不已又追
 潯江橫港此時宋江乃悔曰不如從直往梁山也罷由此
 觀之謂宋江不立意做強盜不信

又曰陸窮而舟至方謂出一難不料又入一難板麪餓餓

二名請擇之持。又值李俊片帆解救。結識了張橫。又結識二穆。又手援薛永。方謂出一難。不料又得如許快事。吉凶禍福。寧有定在。

評論出像水許傳卷之計

聖歎外書

第三十七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闖浪裏白條

寫宋江以銀子爲交游後。忽然接寫一鐵牛。李大哥妙哉。用筆真令宋江有珠玉在前之愧。勝似罵勝似打勝似殺也。看他要銀子賭。便向店家借。要魚請人。便向漁戶討。一若天地間之物。任憑天地間之人。公用之。不惟不信世有慳吝之人。亦并不信世有慷慨之人。不惟與之銀子。不以爲恩。又不與銀子。不以爲怨。夫如是。而宋江之權詐。

水滸傳

卷十一 第三十七回

七

獨遇斯人而窮矣。宋江與之銀子，彼亦不過謂是店家漁戶之流，適值其有之時也。店家不與銀子，漁戶不與鮮魚，彼亦不過謂即宋江之流，適值其無之時也。夫宋江之以銀子與人也，夫固欲人之感之也。宋江之不敢不以銀子與人也，夫固畏人之怨之也。今彼亦何感，彼亦何怨，無宋江可騙，則自有店家可借，則自有賭房可搶，無賭房可搶，則自有江州城裏城外執塗之人，無不可討。使必恃有結識好漢之宋江，而後李逵方得銀子使用，然則宋江未配江州之前，彼將不喫酒，不喫肉，小張乙賭房中亦復不去賭錢耶。通篇寫李逵浩浩落落，落落處全是激射處處將戴宗反觀，宋江遂令宋江愈慷慨，愈出醜，皆屬作者匠心之筆。

寫李逵麤直不難，莫難於寫麤直人處處便乖說謊也。彼天下使乖說謊之徒，卻處處假作麤直，如宋江其人者，能不對此而羞死乎哉。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掇條凳子坐在廳前，如畫、掇條凳子便高聲喝道：「那箇是新配到因徒，牌頭指着宋江道：「這箇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黑矮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嘗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願妙解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顛倒說我小哉那莽獸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廝一百訊棍。兩邊營

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闕都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上文已成必打之勢却只寫作衆人走了便騰那出下文來筆墨曲折之甚那人見衆

人都散了肚裏越怒拿起訊棒便奔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得何罪奇語那人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

貨輕咳嗽便是非過奇語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到得該

死好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

箇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官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

泊吳學究的却該怎地好那人聽了這話慌忙丟了手中訊棍

便問道你說甚麼好宋江道我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好

你問我怎的好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你正是証好那

里得這話來好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

了大驚連忙作折與他人吳有情有文之筆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

時兩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

處未敢下拜戴宗口中自同往城裏敘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

好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

用的書細自帶了銀兩又帶出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官便

和那人離了牢城營裏逕入江州城裏來去一箇臨街酒肆中

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

來遞與那人那人折開封皮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着宋

江便拜只一拜寫得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

怪那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箇姓宋的五字爲上文補漏便

下牢城營裏來往嘗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嘗例送銀五兩今番

已經卜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箇閒暇日願因此下來取討不
想却是仁兄與上姓宋句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實了哥哥

萬望恕罪宋江道差撥亦曾嘗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

拜識尊顏却不知足下住處又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

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就候日久不是為這五兩銀子不捨

得送來寫宋江自表亦不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

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說話的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薦

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

節級都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正敘事中偏

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齋書飛報緊急

軍情事把兩箇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

一把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

稱做神行太保戴宗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

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箇坐在閣了裏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

酒菓肴饌菜蔬來就酒樓上兩箇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

許多好漢眾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

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兩箇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

得兩三杯酒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

宗說道這箇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未先畫另沒奈何

願院長去解拆則箇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

是時嘗同院長走的那箇喚做鐵牛李大哥李大哥來何遲也

想殺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二字妙絕宋江處處以銀子為要

也務李達却初入書便是借錢作者

持將將兩人寫在一處中

戴宗笑道又是這厮在下面無禮我

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厮上來戴宗便起身下

去不多時引着一箇黑凛凛大漢畫李達只五字上樓來宋江

看見喫了一驚黑凛凛三字不惟畫出李達形狀兼畫出李達

驚句蓋深表李達旁若無人不曉阿諛不可地來下便緊按宋江喫

名服不可以利動不可以智取宋江喫一驚真喫一驚也

問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箇是小弟身邊牢裏一箇小

牢子姓李名達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箇異

名喚做黑旋風李達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

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為他酒性不好

多人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及會拳棍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達

看着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漢子黑則呼之為黑漢

識些體面李達道我問大哥怎地是粗鹵連粗鹵不知是何語

達自說粗鹵尚是後天之民未及李大哥也戴宗道兄弟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

便好暗用蘇東坡教壞你到却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粗鹵

却是甚麼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間嘗你要去投遞他

的義士哥哥從戴宗口中表李達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

江看戴宗只提出義士二字李達便說出其地來說出其地來

戴宗喝道咄你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

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達道若真箇是宋公明我便下拜妙若

是間人我却拜甚鳥妙語看他下語真有鐵牛之意節級哥

哥不要賺我拜了你却笑我偏寫李達作乖覺語而宋江便道

我正是山東黑宋江便寫出宋江喜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呼

不類表却反責之你何不早說些箇也教鐵牛歡喜寫得遂若

表獨奇妙絕妙絕性格讀之淚落撲翻身軀便拜寫拜亦復不同撲

歡喜四字又是奇文身軀字寫他拜得死

搭地更無商量宋江連忙答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

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逵道不耐煩小盞喫換箇大碗

來若在他面前說不得此語即拜之何為若既已拜之即何

妨開口便說此語寫李逵妙絕更無第一句只此是第

一宋江便問道却纔大哥為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錢

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第一句計大碗第二句却問這主

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寫宋江則以銀子為其生平寫李逵則去

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李逵亦復有使用

寫主人不肯借與我上文宋江精戴宗必為五兩銀故自家下

告借寫兩箇人一箇純以小人待君子一箇純以君子待小人其厚其薄天地懸隔筆墨激射令人不堪却待要

那厮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另用

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里了寫他

偏極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箇十兩

銀子以十兩銀買一鐵牛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

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却是

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裡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

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喫幾碗了去李逵道

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我讀至此處不覺掩卷而歎

別驟然與我十兩銀子上之則斯人固我間嘗無日不念誦無

戴宗道：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却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已把在他手裏了。宋江道：却是爲何？戴宗道：這厮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喫他賺漏了這箇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得送來還哥哥。醜語寫戴宗只戴宗語：若是輸了時，那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與宋江一樣。戴宗面上須不好看。宋江笑道：尊兄何必見外？些須銀子，何足掛齒。戴宗道：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粗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裏，但喫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駁李逵殆所。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又在戴宗口。宋江道：俺們再飲兩杯，却去城外一箇閑翫一。

潘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箇宋江道：小可

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且不說兩箇再飲酒，只說李逵得

了這箇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

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里，却恨我這

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沒一文便做不得好漢。此宋

也語語皆與。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儻或贏得

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壁一瑕分別觀之。當時李逵慌忙

跑出城外，一箇小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

地下，畫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

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畫下語皆與李逵不稱

矣。却要贏得便去做好漢，請他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

只去偏說出歇一博來妙絕。

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欲贏得多絕倒又有那一般賭的却待要

博被李達擲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

我五兩銀子李達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

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達又拿起頭錢叫聲快脫勝的又

博箇文絕倒不如小張乙笑道我叫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

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上兩箇文畫賭場信李達道我這銀

子是別人的鐵牛作此軟語越可憐小張乙道遮莫是誰的也

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却說甚麼李達道沒奈何三字越可憐越

且借我一借妙絕語宋江處處以銀為正經李達處明日便

送來還你看他又說謊小張乙道說甚麼間話自古賭錢場上

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李達把布衫拽起在前

面先作盛放銀口裏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

你間嘗最賭得直口碑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李達也不答應

他不答應又寫得妙直寫出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

賭的他外雖發極內寔心服來都擄在布衫兜裏妙絕之文睜起雙眼就

道老爺間嘗賭直今日權且不直一遍二語遂若出自聖人口

權也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達一指一交十二三箇賭博的

一齊上銀子是命要奪那銀子被李達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

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郎那

里被李逵提在一邊提字妙一手一脚踢開了門一手提銀一

脚踢門矣活畫出便走何等爽利看他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
此時李大哥哥來底不答應一句來都只在門前叫道畫李大哥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眾
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箇敢近前來計此二句便又寫出平日來
也李逵正走之時聽得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臂奇喝道你
這厮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裏應道于你鳥事罵盡天
想世人評論古今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罵
真是于你鳥事後同筆李逵見了惶恐滿面天真爛慢不是便道哥哥休怪鐵
筆天妙李逵只是賭直諛今日不想輸了哥哥銀子又沒得些錢
來相請哥哥諛急了時下做出這些不直來寫他自辯處恰與
相違得却一邊失却一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
邊天真爛慢不可說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
只顧來問我計寫宋江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

他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又寫他使

宋江便叫過了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宋江只小張乙接過來說

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

哥兩博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省得記了冤讐畫

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里肯宋江便道他不

會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

他打倒在裏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眾人做將息錢宋江

此兄弟自不敢來了我自着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

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哥喫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

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杯就觀江景

則箇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肴饌之物將去插一句早為戴宗

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却好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數副坐頭戴宗便揀一副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箇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菓品海鮮按酒之類李逵不愛與李逵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不稱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寫酒皆用出色名目非為與宋開了泥頭李逵便道三箇人中戴映襯全為與李逵不稱也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盞價喫賭房搶銀二字周旋妙絕之筆不得做主又來做客在世人便行無數殷勤周致之語今偏寫得撲至慷慨政不辯其誰主誰客妙哉至於此乎李逵傳妙處都在無字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聲只顧喫酒便句處要細玩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聲只顧喫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箇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

放箇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酒

一面鋪下肴饌李逵笑道一笑字有真箇好箇宋哥哥人說

不差看他極粗人胸中又要三迴四便知做兄弟的性格李

只說出八箇字而干載已無轉將友生來玩味真是奇筆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戴宗

合式中選之人矣何可勝歎矣絕酒保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人心歡喜

例結上文。下另出第三箇人也喫了幾杯忽然心裏想要魚辣湯喫憑空落下

無便問戴宗道這里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不見滿江

都是漁船便插入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

江道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

紅白魚湯來偏寫得與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

美器雖是箇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齊器皿編寫得與拿起筋來

相勸戴宗李逵喫自也喫了些魚呷幾口湯汁李逵並不使筋

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何等嫉媚宋江一

頭忍笑不住呷了兩口汁此呷汁與上呷汁連中間插出李逵

也未畢便放下筋不喫了文情漸引而出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

鮮魚湯喫漸引這箇魚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

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嚼了自碗裏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

喫我替你們喫了忽用替你們三字寫他何等出力非寫今日

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

喫了無黨無偏平平蕩蕩使宰天下如此魚矣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汁水觀此便深

煩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

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飢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好

真是知他肚裏江人說不差了少刻一發算錢還你酒保道小人這里只賣羊

肉却沒牛肉四字絕倒忽從酒保口中畫出李要肥羊儘有李

逵聽了便把魚汁擗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潑酒保有何妙

寫出李逵不喫汁來偏與宋江在因此一潑便

思湯想水不是一樣絕倒絕倒戴宗喝道你又做甚麼四字問

是令人應得妙真李逵應道耐這厮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喫牛肉

不賴捨銀却賴何足賴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

話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宋江只酒保忍氣吞聲去

切了有二斤羊肉做一盤將了放桌子上李逵見了也不更問

買與我喫則我喫矣問固不差不問更不差也大把肉揸來只顧喫撚指間把這二斤

羊肉都喫了何其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宋江李逵道這

誤認來奇筆妙筆鬼神於文矣。宋江自贊李逵壯哉李逵却認是說羊肉壯哉宋江自贊李逵真好漢李逵却認是說羊肉真好喫寫通文大與不通文人相對却畫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却纔魚湯家生甚是

整齊魚却醜了不中喫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答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夜

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漸引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

喫此句須分上下兩半句讀正是各有其妙蓋我自去討四字只是向店主借銀手只與哥哥喫四字已是做好漢請未江胸襟也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道船上

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又去了並不以溫存軟款自表平日相參而狡獪如戴宗對宋

宋江已為之一傾然則為人在世其應學李大哥哥也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箇體面羞辱

殺寫戴宗醜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實不假寫宋江見李逵便令權許都兩箇自在琵琶亭上笑語

說話取樂却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看他一路寫綠楊樹船上漁人有斜枕着

船梢睡的畫止一人不有在船頭上結網的畫止一人也有在水裏洗浴的畫止一人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好筆一輪紅日將及沉

西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只如取諸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

主人來不敢開船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妙却從漁人

一樣。又不止一人。先寫下無。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而尾魚來與我真是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那漁人又答道紙也

未曾燒如何敢開船那里先拿魚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
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里攔當得住李逵不省得解上的
事只顧便把竹笆篾來拔奇文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奇文李逵
伸手去腔板底下一絞摸時那里有一箇魚在裏面奇文原來那
大江裏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
色篾攔住以此船腔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
魚這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笆篾提起了將那一船活魚都走
了自註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篾奇文那七八十漁人
都逃上船把竹篙來打李逵奇文七八十竹篙
都打李逵奇文絕倒李逵大怒焦
躁起來便脫下布衫看他一路裏面單繫着一條綦子布手巾
見好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一架便搶了五六條在手裏一

似扭葱般都扭斷了奇文漁人看見盡喫一驚却都去解了纜把

船撐開去了奇文李逵忿怒赤條條地拿了截折竹篙上岸來

趕打行販無禮之極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奇文正熱鬧裏只

見一箇人從小路裏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

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

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喝

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

逵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鬚頭

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鬚兒上穿一領白布

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裊脚多耳麻鞋手裏提條行秤

李逵眼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里橫七豎八打人好看便

把秤遞與行販接了。細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厮要打誰？」李逵
 不回語，輪過竹篙，却望那人便打。無理之極那人捨入去，早奪
 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奇文那人便避他下三面，要
 跌李逵，怎敵得李逵水牛般氣力，直推將開去，不能發攏。奇文
 那人便望肋下擡得幾拳，李逵那里着在意裏。奇文那人又飛起
 脚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去，那
 人脊上搥鼓也似打。奇文那人怎生掙扎，李逵正打
 哩。一箇人在背後劈腰抱住，一箇人便來掣住手，喝道：「使不得，
 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畧
 得脫身，一道烟走了。忽然半路一頓戴宗埋冤李逵道：「我教你休來討
 魚，又在這里和人厮打，儻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

李逵應道：「你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箇我自去承當。」宋江

便道：「兄弟休要論口，拿了布衫，且去喫酒。」李逵向那柳樹根

頭，綠楊拾起布衫，搭在胳膊上。布衫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

十數步，只聽得前忽然用半路一頓至此背後有人叫罵道：「黑

殺才！今番要和你見箇輪贏。」李逵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

得赤條條地，匾扎起一條水棍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

上，除了巾幘，顯出那箇穿心一點紅，俏鬚兒來。奇文在江邊獨自

一箇，妙把竹篙，妙撐着一隻漁船，妙趕將來，口裏大罵道：「刀

萬剛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賓走的不是好漢子。主

妙絕語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如撇了布衫，布搶轉身來，

那人便把船畧攏來，鞦在岸邊。妙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妙口

裏大罵着妙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不便合那人把竹篙

去李逵腿上便搨妙之欲笑妙撩撥得李逵火起托地跳在船上妙

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

點妙雙脚一蹬妙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妙李逵雖

然也識得水性反水為後文不死地識苦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

人更不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箇輪贏

便把李逵胳膊拿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厮打先教你喫些水

兩隻脚把船只一撻船底朝天英雄落水絕妙兩箇好漢撲通

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裏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

在江裏兩箇只在岸上叫苦書二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在

柳陰底下看書三五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便掙扎得

性命也喫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江面開處那

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湔將下去奇兩箇正在江心裏面清波

碧浪中間一箇顯渾身黑肉一箇露遍體霜膚絕妙好辭青

膚斐然成章波兩箇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

一箇不喝采每見人看火發喝采看杖責喝采看厮打喝采嗟

之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住浸得眼白又

提起來又納下去老大喫虧鐵牛鐵牛遂作水絕倒便叫戴宗央人去救

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漸引有認得的說道這箇好漢

便是本處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漸引莫不是

綽號浪裏白條的張順衆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

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

張二哥叫得不要動手有你我令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

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說話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

叫他却也時嘗認得便放了李達不便肯推赴到岸邊爬上岸

來看着戴宗唱箇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

我面目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却教你相會一箇人便似相贖

妙張順再跳下水裏赴將開去李達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掙

扎赴水偏寫他假處偏是天張順早赴到分際帶住了李達一

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滄

着臍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達上岸來江邊的人箇箇喝采再

三五百人一句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順李達都到岸上李達

表牙市味散喘做一團口裏只吐白水三碗辣魚二斤羊肉戴宗道且都請

你們到琵琶亭亭上說話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也穿了布衫

前只一領布衫此忽四箇人再到琵琶亭上來戴宗便對張順

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先問自家起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

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指着李達問張順道足下日嘗曾認得

他麼次問李達再今日倒衝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得

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達道也渾得我殺了妙張順道你

也打得我好了妙戴宗道你兩箇今番却做箇至交的弟兄嘗

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達道你路上伏撞着我妙張順道我只

在水裏等你便了妙四人都笑起來妙唱箇無禮喏戴宗指

着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曾認得這位兄長麼用兩波搥後忽

開口語然後再提出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這里亦不曾

見李逵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司馬君實僕蘇東坡教得壞李逵戴宗教

不壞看他依舊直言叫喚也。活寫出他得意來。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

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納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

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長兄清德扶危濟困仗

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

龍李俊家裏住了幾日後在潯陽江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

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

和戴院長并李大哥哥來這里琵琶亭喫三杯就觀江景宋江偶

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得他定要來討魚一句畫我

兩箇阻他不住只聽得江岸上發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

黑大漢和人厮打我兩箇急急走來勸解不想却與壯士相會

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又結束一句。前豈非天幸且

請同坐茶酌三杯再喚酒保重整杯盤再備肴饌張順道既然

哥哥要好鮮魚喫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李逵道我和

你去討宋江與銀不以爲恩張順水浸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

喫得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

去討魚看別人怎地何分語言都臻絕兩箇下琵琶亭來到得

江邊張順畧哨一聲只見江上魚船都撐攏來到岸邊畫張順

問道那箇船裏有金色鯉魚只見這箇應道我船上來那箇應

道我船裏有一霎時却轉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順選了四

尾大的折柳條穿了綠楊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竟是一家張順

自點了行販分付了小牙子去把秤賣魚細。收拾三張順却

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賜一尾，便設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做

下飯兩箇，序齒坐了。」李逵道：「自家年長，坐了第三位。」妙絕。禮豈為我輩

設耶。然而先王之禮莫大於此矣。」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

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菓品之類。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

辣湯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鱸。」四人飲酒中間，各敘胸中之事。

正說得入耳，只見一箇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兀來到跟

前，深深的道了四箇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

中許多豪傑的事務，却被他唱起來，一攪三箇，且都聽唱，打斷

了他的話頭。不表李逵不近女色正譏李逵怒從心起，跳起身

來，把兩箇指頭去那女娘額上一點。饒他三箇指頭已那女娘

大叫一聲，驀然倒地。眾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女娘桃腮似土，檀

口無言。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要去經官告理。正是：

憐香惜玉無情緒，煮鶴焚琴惹是非。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

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至望如日，智多星有一封薦書與戴宗。船火兒有一封薦

書與張順。這兩封書救了自已，救了李逵。宋江賣弄手段，

江湖上博山東及時雨大名一則，肯使錢為朋友一則，好

求書通聲氣。

又曰：宋江使錢不擇地，不擇人，不擇書，一味撒漫結納天

下，無論他人，即天真爛漫如黑旋風者，不免為相見時十

兩臭銅，來得慷慨死亦甘心。金聖歎往往鄙薄之。若今之

馬國圖

